

世界童话宝库

猫·老鼠



世界童话宝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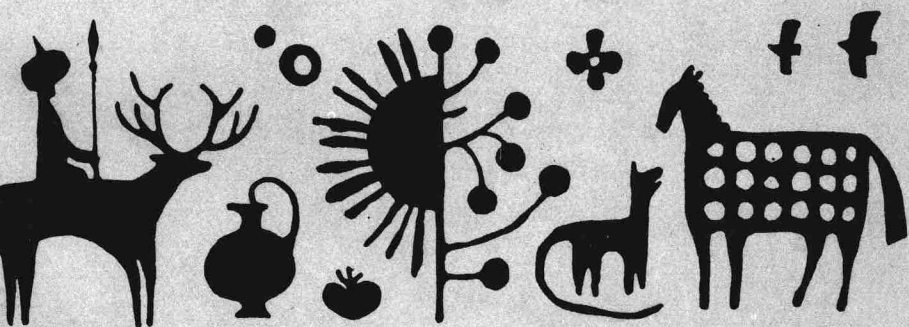
③

猫·老鼠

主 编 陈伯吹

副主编 戴 山

查洪燮



序

陈伯吹

童话，它是文学王国里一种特殊的异样的体裁：由于它情节离奇，引人入胜，不仅孩子们喜欢听，喜欢读，成年人也一样。本来嘛，人在心理上，谁好奇，少年儿童们尤其如此，说他们“皆大欢迎”，亦不为过。

童话，它不只具有怪诞奇异的情节，而且语言幽默有味，内中更有教育的深意。它好在既能引起阅读兴趣，又能让读者在发笑中领受教育箴言，正如普希金的童话《渔夫和金鱼的故事》那样，“此中自有教训”。

童话，它在文学领域里，显得五光十色，好象一株在新年元旦时挂满了红、黄、紫、绿彩灯的松柏那么美丽，照得读者心头亮堂堂，热乎乎的。

童话，它多半是欣喜快乐，胜利成功的篇章。但是，因为它也和其他文学体裁一样，反映社会现实，从而不免也会写照人间阴暗的角落。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女孩子》，不就是吗？令人慨叹和深思，如何拯救贫苦的孩子。

童话，它在文坛上有着悠久的历史，从而名篇繁多，不胜枚举。在中国，早在二千多年以前，已经出现《女娲补天》，《精卫填海》（也可说它们是神话或寓言，其实它们的实质是同一性的）；其后又有《歧路亡羊》、《刻舟求剑》、《杯弓蛇影》和《鹬蚌相争》，等等。而在西欧，也在1697年，出现了法国贝洛尔改写的民间故事《小红帽》、《灰姑娘》和《穿靴子的猫》等八篇，辑成了一册《鹅妈妈的故事》；此后德国的格林兄弟俩，深入日耳曼民间，采访并记述了民间的故事传说，编辑出版《儿童与家庭童话集》，共二百多篇。辑成一册，风

行世界。

总之：童话作品有它教育意义，艺术篇章，所有名篇，不仅都是传世之作，也都是世界各国的文学珍品，特别对于少年儿童的文学教育，有它极巨大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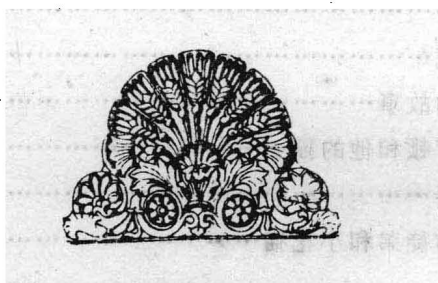
如今，由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组织编选的《世界童话宝库》，将世界著名的童话分类成集，在编辑出版上独具匠心。我想，这套书将必受广大小读者的欢心爱读，他们的老师和家长很可能也会人手一册，作为课外阅读指导和讲故事的“好伙伴”。以是为之作序。

1988年11月

目 录

序.....	陈伯吹
公猫国王.....	(1)
一只想飞的猫.....	(4)
猫先生.....	(26)
穿靴子的猫.....	(29)
小猫.....	(34)
小贝流浪记.....	(38)
猫卡夏玛的故事.....	(52)
迪克·威丁顿和他的猫.....	(70)
野猫学长寿.....	(80)
可怜的磨坊徒弟和小花猫.....	(84)
猫爪.....	(87)
猫过鼠年.....	(103)
狐和猫.....	(109)
猫和公鸡.....	(110)
猫和老鼠.....	(115)
猫和老鼠做朋友.....	(119)
长尾巴老鼠.....	(122)
小灰老鼠.....	(127)
宫殿老鼠和花园老鼠.....	(147)
明星求药记.....	(149)

老鼠和青蛙.....	(156)
贪心的耗子.....	(157)
小老鼠比克.....	(161)
小老鼠的生与死.....	(185)
老鼠嫁女儿.....	(189)
老鼠的交易.....	(192)
钻冰箱的老鼠.....	(199)
侦探尖嘴儿鼠.....	(206)
编后记.....	(216)



公猫国王

〔匈牙利〕

有一个寡妇，她养了一只公猫，那只公猫嘴很馋。有一天早上，他喝了满满一罐牛奶，寡妇气得把公猫赶出了茅舍。

公猫来到世间，走到一条小溪旁。溪旁坐着一只狐狸。他在捕鱼，摇晃着尾巴。公猫坐到他旁边，开始拽狐狸的尾巴。狐狸吓了一跳，他猛地跳了起来；公猫也吓了一跳，尖叫了一声，还对狐狸扑嗤喷着唾沫。狐狸从来没有见过任何公猫，公猫也从来没有见过任何狐狸。彼此都感到害怕。

“请您别生气。”狐狸终于说，“可是您能不能告诉我，您是干什么的？在这儿寻找什么？”

“我是公猫国王！”公猫回答说。

“公猫国王？”狐狸吃惊道，“请别生气，可我从没听说过有这样的国王。”

“怎么你没听说过？我是世界上动物之王。”

狐狸一听说这，马上请公猫到他那里作客，去吃小鸡。公猫没让他请第二次，马上迁到狐狸洞里。

公猫在狐狸那儿生活得跟位大老爷一样。他很少说话，吃得很多，午饭后总要打个盹，让狐狸去给他看门，不让任何人打扰他。

狐狸坐在那儿看守着，有只野兔在附近跑动。

“你听着，小兔！”狐狸说，“别老在这儿跑啦！我的主人，公猫国王在睡觉，你要是把他吵醒，他要对你发起火来，就会叫你吃不消。他是世界上所有动物之王。”

野兔吓了一跳，马上跑到别处去了，还不停地自个儿说着：

“这个公猫国王究竟是谁呢？我从来没听说过有这样的国王

啊！”

野兔遇着了狗熊，便问道：

“你上哪儿去？狗熊！”

“散散步去，我这副老骨头也得稍微活动活动了。”

“你听着，狗熊，别老在这儿转来转去。狐狸说了，公猫国王在他那儿睡觉。你要是把他吵醒了，他要对你发起火来，就会叫你吃不消。他是世界上所有动物之王。”

“公猫国王？”狗熊感到奇怪：“我从来没听说过有这样的国王啊？”

但还是转身和野兔一块儿走开了。他们遇着了狼，他正跟乌鸦在打扑克。

“你听着，狼和乌鸦！”狗熊对他们说，“你们什么时候听说过公猫国王吗？”不管是狼也好，乌鸦也好，都没听说过公猫国王这回事。野兔对他们说：

“狐狸说了，公猫国王在他那儿睡觉，谁要是把他吵醒了，他要对你发起火来，就会叫你吃不消。他是世界上一切动物之王。”

于是野兔、狗熊、狼和乌鸦商定，把公猫国王和狐狸请来吃午饭。他们派乌鸦去转告邀请。

乌鸦飞到狐狸洞门口，狐狸开始对他唠叨：“马上飞走！我的主人，公猫国王在这里睡觉，你要是把他闹醒了，他对你发起火来，就会叫你吃不消。他是世界上所有动物之王。”

“这我都知道得很清楚，”乌鸦说，“可我不是无缘无故飞来这里，是狗熊、狼和野兔派我来请公猫国王和你明天去吃午饭的。”

“这倒是另外一码事，”狐狸说，“你在这儿等一会儿，我马上就来。”

狐狸钻到洞里，一会儿又出来了。他转告乌鸦说，公猫国王已经接受了邀请，明天去吃午饭。

“我来接你们！”乌鸦很高兴地飞走了。

当狗熊、狼和野兔知道公猫国王要来他们这儿吃午饭时，不知道有多高兴。他们马上准备宴会。狗熊最壮，忙着劈柴，准备生火。狼在铁叉上烤肉，野兔擦桌子，乌鸦在等着去接公猫国王和狐狸。

等肉一烤好，乌鸦就飞去接客了。他飞到狐狸洞门口喊道：“请出来吧！午饭已经准备好啦！”

“马上就来！”狐狸回答说，“我再把公猫国王的胡子卷一卷！”

过了一会儿，狐狸出来了，公猫跟在他后面。公猫庄严地迈起步子，胆怯地看了一眼乌鸦。公猫非常害怕乌鸦，而乌鸦又很害怕公猫。他两扇翅膀直哆嗦，差点儿没摔到地上。

野兔见到他们时，他们离火堆还很远。

“他们来啦！他们来啦！”他开始尖叫着，鞠着大躬，又表示欢迎，他们蹦跳着，直至掉进火里。

狼吓得象白杨树似地颤抖着，他一见野兔掉到火堆里，吓得连铁叉带烤肉一块儿扔了就跑，狗熊跟在他后面逃跑着，慌慌忙忙地把一棵大树绊倒了。当乌鸦看到眼前这一情景：野兔掉进火里，狗熊和狼在逃跑，树倒在地上，也丢下公猫和狐狸，展翅飞跑了。

公猫和狐狸来到火堆前，大吃一惊。主人都不见了，午饭也不见影，只有野兔倒在火堆上被烤得香香的，于是公猫他们便把野兔当午餐吃掉了。



一只想飞的猫

〔中国〕 陈伯吹

——豁啦啦！

一只猫从窗子里面猛地跳出来，把窗槛上摆着的一只蓝磁花盆碰落在台阶上，砸成两半。

才浇过水的仙人掌，跟着砸碎的磁花盆被抛出来，横倒在地上，淌着眼泪，发出一丝微弱的声音：“可惜！”

“那算得什么，我是猫！”猫没道歉一声，连头也不回一下，只弓起了背，竖起了尾巴，慢腾腾地跨开大步，若无其事地向前走。

“昨天夜里，我一伸爪子就逮住了十三个耗子！”

“嘎——”猫忽然停住了脚步，耳朵竖了起来，招了两招，就撒开四条腿向前飞奔。

两只蝴蝶，正在凤仙花的头顶上面来回地跳舞。

凤仙花仰起了红通通的笑脸，尽力发出香气。

她们亲亲热热地接吻，一下、一下、又一下。

猫突如其来地飞奔到蝴蝶身旁，张牙舞爪。她们大吃一惊，赶忙腾起身来，象两个断了线的风筝，倏的飞远了。

“倒霉，扑了一个空！——她们比耗子聪明得多。”但是猫没肯轻放过她们，只停了一秒钟，跳起身来就追赶过去了。

两只蝴蝶在空中交头接耳，商量什么似的。

现在黄蝴蝶一歪一斜地，象从白杨树上掉下来的一张黄叶子，飞得又慢又低，落在后面。

“哈，她乏了！”猫直奔过去，伸起脚掌一抓，差半尺。

黄蝴蝶飞走了。

现在是白蝴蝶飞得又慢又低，落在后面。

“这回可差不离了！”猫奔过去，用力蹦起来，又伸起脚掌一抓，只差一寸。

白蝴蝶飞走了。

“呼——嘘——”猫头上渗出了汗。他自己安慰自己，“险些儿到了手！她们逃不掉的！”

这时候，黄蝴蝶又在他面前不远的地方，摇摇晃晃地飞着，仿佛要降落在地面上的样子。

“可恶，她逗我呢！”猫原来是捉捉玩玩的，现在却恼火起来，“她想欺侮我吗？好，有她好看的！”

猫弓起了身子，沿着一排夹竹桃紧挨着走，想利用这些绿叶子掩蔽他，轻轻地、悄悄地跑上前去。

“他打埋伏呢！”黄蝴蝶好笑了，可是没笑出声来。

猫看看愈挨愈近，不到两尺光景，一纵身飞扑上去，“成了！”

不，不成！还差几分。猫的话说得太早啦！

黄蝴蝶惬意地飞走了。

猫望着黄蝴蝶在马缨花树的枝旁，绕了两匝，才直向高空飞去。他叹了口气：“她太机警了！不过如果我也能够飞——”

他烦恼得很。

白蝴蝶仿佛也飞累了，象一朵小白花，落在一片映山红的上面。

猫抹一下脸：“我眼睛没花吗？难道不就是那个小丫头！——好，你也来逗我！”

他蹲了下来，一动也不动，眼睁睁地盯着白蝴蝶，暗地里在估量距离，观察风色，要挑选一个最好的时刻，象一支箭样地射过去，射中她。

一、二、三！飞！

猫自以为在飞，腾身扑过去，一下子抓住了。他正在抬起头来

得意的时候，怎么，白蝴蝶却就在他头顶上翩翩地飞过，越飞越高，和黄蝴蝶飞在一块儿了。

他气得发抖，呆呆地望着她们，不自然地松开脚爪，被抓下来的一束映山红，零零落落地从爪子里头掉下来。

这一对美丽的蝴蝶，象亲姊妹那样地并肩飞着。她们把这只自以为了不起的猫戏弄得够了，就在一行青翠的柏树后面，绕了一个大弯儿，向西面飞去。

“我不放过她们！我发誓，我一个也不放过！”猫象个疯子，不好好地走正路，却打横里从花圃中窜过去，撞到向日葵身上，撞到鸡冠花身上，……

向日葵正安静地站着，望着明亮的太阳。

“这早晨空气多么好，这世界多么美，这太阳照得多么暖，我得再把戴红领巾的孩子们向我提出的‘增产计划’仔细想一想——啊唷！”她冷不防地给猫猛撞了一下，撞得她那高个子东倒西歪，几乎立脚不稳；她那大大的脑袋也晃来晃去，晃得头昏脑胀。

“咦，下毛毛雨了？”站在向日葵脚旁的一棵小草儿低声说。

“不是的。两滴眼泪！”另外一棵小草儿回答说。

上了年纪的黄杨老头儿插嘴了：“你们说的都不是。两滴油！”

“明明是向日葵姑娘的眼泪，怎么说是油？”这棵小草儿不服气，争论起来。

“也难怪，你们年纪小，见识少，还不知道她是个‘油料作物姑娘’呢！”黄杨老头儿说完，驼着背，闭紧嘴，铁青了脸，再也不愿意多说了。

可是两棵小草儿还不肯停嘴，他们总喜欢多说几句话，喜欢把事情问清楚，喜欢多知道世界上的一些东西。

“啊啊，这个名字多古怪！一连串难念得很！”

“哦哦，这个名字儿倒新鲜，只可惜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鸡冠花也被撞伤了腰，气得满脸通红，他忿怒地喊着：“这个淘气的小家伙，走路横冲直撞，不守交通规则！”

“我是猫，我一伸爪子就逮住了十三个耗子！——你算得什么，你是公鸡？哼！还不是冒牌的东西！”猫一边乱奔乱窜，一边回头来狠狠地回嘴。

葡萄兄弟们吓得发抖，有的脸色发青，有的脸色发紫。“幸亏咱们爬上了架子。嘿，这个野孩子多么可怕呀！”

等猫闯出这个花圃，两只蝴蝶已经飞得不知去向。

猫睁圆了眼睛，喘着气，望着天空。天空蓝澄澄的，连一片白云也没有。

“要是我能够飞——”他失望，又懊恼，垂头丧气地走过银杏树旁。在平时他照例要停一下，溜达一下，在树干上抓几下，磨一磨爪子。现在他什么也懒得干了。

喜鹊的家就在这棵银杏树顶上。

她清早起来，把家里打扫干净，收拾整齐，随后出去打食，吃饱了肚子回来，休息了一会儿，就打开那本厚厚的《建筑学》来认真地学习。她是有名的建筑师。

从花圃里传来的吵闹声，惊动了她。她抬起头来一望，猫正踩在一棵小芭蕉的身上跳出来。她认得他，是这个村庄上最淘气的一只猫。

“大概又在闯祸了吧，”喜鹊想。“啊，这样胡闹下去，总有一天会摔个大跟头的。”

她看见猫没精打彩地踱过来，想飞下去劝告他。可是猫不愿意让她看见自己不得意的样子，一股烟似的溜过去了。

猫一直溜到湖旁边。

沿着湖岸，长起一丛又高又密的芦苇，象一座耸起的绿屏风，

把镜子一般的湖面遮住了。

猫没看见鸭子正在湖里头洗澡，四周静悄悄的，觉得很无聊，而且有点儿疲倦：“在这儿瞌睡一下再说吧。”

在老柳树斜对面的槐树荫下，猫睡着了。

他做着梦。

在一片碧绿的草地上，他追赶一只漂亮的红蝴蝶，一直追到了紫藤架下，他就飞起来捉住了她。“啊呜”一口，干脆把她吞掉了：“哼！谁叫你的两个姊姊戏弄我？——我是猫！我一伸爪子就逮住了十三个耗子！”

在睡梦中，猫舔嘴咂舌，仿佛真的吃到了一只蝴蝶。

秋风带着一点儿凉意，吹过来。怕冷的芦苇直哆嗦，瑟瑟地发响。

猫糊里糊涂地以为一群耗子从洞里涌出来了，就叽哩咕噜地说着梦话：“喂，你们这些尖嘴的、下流的东西，别吵闹吧，我不来难为你们。嗨，我困呐，我要睡觉，我懒得管你们！”

他把身体蜷缩得紧一点儿，睡得可真香呀！

槐树低下头来，看见猫睡得烂熟，禁不住心头火起来：“这个毛孩子多不争气，白天睡懒觉！——我的影子明明歪在西面，还没到午睡的时间。”

他就生气地用一根枝条儿打在他头上。

猫霍地坐了起来，两只脚掌使劲地擦着眼睛，嘴里又叽哩咕噜地说：“可恶！谁把皮球扔在我头上？”

但是等到他清醒了，睁开眼睛一看，什么影子也没有，四周仍旧静悄悄的。

“噢，恐怕是在做梦吧。”他想起他曾经飞起来吃到一只世界上罕有的红蝴蝶。“吓！不管这件事情是真是假，总是值得骄傲的吧。”

他拉开嗓门儿，不成腔调地自拉自唱：

呱呱叫，呱呱叫，
我是一只大花猫，
我是天下大好佬！

叮叮当，叮叮当，
耗子见我不敢抬头望；
老虎见我称声“猫大王”！

唧唧喳喳，唧唧喳喳，

.....

“呷呷！呷呷！”爱清洁的鸭子，洗了个冷水澡，浑身畅快，一边大声地笑，一边摇摇摆摆地跑上岸来。

她听到猫的歌唱，想称赞他“调门儿不错”！还想向他提个意见，“这歌词儿未免有些老王卖瓜，自赞自夸。”另外有一件重要的事要跟他商量商量。

猫一向瞧不起鸭子，尽管鸭子笑嘻嘻地走过来，他却板起了脸孔，翘起了胡子，象站在皇帝身旁的一个凶恶的武官，一开口就没好话：“扁嘴！你从哪儿来？上哪儿去？”

“请你放规矩些。不许你随便叫我‘扁嘴’。”

“那么，我就叫你‘圆嘴’。”

“不管扁嘴也好，圆嘴也好，叫绰号总是不正经。你可看见谁对待朋友这样没礼貌！——好吧，我们不谈这些。刚才我听见你唱了个歌，调门儿不错；可是歌词儿……”

猫拦住了鸭子的话，说：“你爱听歌？”

“我爱听。——不过……”鸭子的话没说完。

猫又插嘴了：“我为你再唱一个，你想听？”

“谢谢你！我用心听。”

猫又拉开嗓门儿：

唧唧喳喳，唧唧喳喳，

那边来了一个啥？

原来是只扁嘴鸭！

“喏，你又来了！”鸭子很不高兴。“你仿佛就是野山村上的那个小二流子，成天吃吃、玩玩、调皮、捣蛋……”

“妙乎！妙乎！”猫冷笑着，眨眨眼睛，脸上满是狡猾的神气。

鸭子接下去说：“好吧，我们不谈这些。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得告诉你：咱们村庄明天大扫除，你也要来参加。不要迟到！”

“噯呀！噯呀！”猫捧着头喊起来。

“什么事？可是牙齿痛？”

“头痛！”猫半真半假地说。“讨厌的‘大扫除’，我一听到这三个字就头痛。”

“哦，你不爱劳动？你不愿意干活！”

猫装做没有听见，抬起了头，望望槐树，望望芦苇，望望老柳树。隔了好一会儿，才低下头来，睁开一只眼睛，爱理不理地、冷冰冰地说：“你们爱劳动你们去干。我不干！”

鸭子觉得很奇怪。“怎么，你不愿意把大家住的地方弄得干干净净？就说你自己吧，家里头一团糟，也得打扫打扫。那天我在你·家门前……”

“你管不着！”猫抹了一下胡子。

鸭子也有点儿生气了，她难得激动得这个样子。“你，你也应

该知道：公共的事情大家干；朋友的事情帮着干。”

“你是女教师？女辅导员？”猫毫不讲理地说。

鸭子没话说，转过身去想走了。

猫眼睛滴溜溜地直打转，不怀好意地盯着鸭子。“喂，你慢走，我们再谈谈。”

“你既然不肯参加大扫除，和你多谈也白费。——浪费时间！”鸭子真的要走了。

“喂，你瞧，谁来了？”猫的眼光真好，一抬头就望见远处地方有黑影儿正在向这边移动。

鸭子忽然想起来了。“啊哟！真的耽搁得太久了，他们上这儿来找我啦！”

“他们是谁？”

“还不是鹅大姊、鸡大哥和鸡小妹吗？”

“哦——”猫从鼻孔里哼了一声，觉得十分扫兴，原来他打算开鸭子玩笑的，现在这计划象膨胀得很大的胰子泡，“瘪的”破了。

没一会儿，看清楚了，两个黑影儿越来越大。一个脖子长的。一个冠子高的。

“再见！”鸭子还是很有礼貌地躬一躬身子走了。

猫闭上了眼睛，也不抬一抬身子。

鸭子一摇一摆地迎上前去。她很爱朋友，又是一个热心的快活人。

“呶呶！”她老远地和他们打招呼。“很对不起哪！我没早一点儿回来。我洗了一个澡，上岸来遇见猫兄弟，和他说话说久了。——猫兄弟还在这儿呢。”

“呸！去你的，谁是你的兄弟！”猫嚼了一口草，把它吐出去。

鸭子耳朵不很灵，又只顾迎接朋友，没听见。

鹅拖着肥胖的身子，一边向前急走，一边提高了嘶哑的嗓子回